

《明文海》的编纂与传本

童 正 伦

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毕生劬学,著述兼輶,成为一代学界巨匠。其学识淹博,通经达史,广涉众域,对明代文化的整理研究尤力。在理学方面,其撰有六十二卷《明儒学案》,有称“千古之炯鉴”;在史学方面,其编有二百四十四卷《明史案》,当是研究明史极珍贵之原资料,惜佚;在文学方面,其纂有二百十七卷《明文案》,后又增扩为四百八十二卷《明文海》,被誉为“考明人著作,当必以是编为极备”。《明文海》更历沧桑,于今仅存世二十余卷残稿和五部不全之抄本,颇令惋叹。本文就《明文海》的编纂,与《明文案》、《明文授读》的差异以及特点和传本的情况作一考述。

一

明清嬗代,黄宗羲在卫明的政治实践失败后,于是转为对故国文化的整理和研究。“后死之责,谁任之呼?”(《弘光实录序》)在完成思想、政治和历史一系列著作后,他于五十九岁之际开始编明文总集。古来历代编有《昭明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元文类》,编有明一代之文其旨在赅续历史遗统。

“某自戊申(按:康熙七年)以来即为明文之选,……至乙卯(按:康熙十四年)而《文案》成,得二百十七卷。”(《明文案原序上》)宗羲除尽发家藏外,又足迹遍登众藏书楼,先后“借抄于吾族白下

之千顷堂，虞山钱氏绛云楼，山阴祁氏之淡生堂、钮氏之世学楼，甬东范氏天一阁，禾中曹氏之倦圃。”（黄百家《明文授读发凡》）从五千余本明人文集中捃拾，历时七年，编成了《明文案》。因是一代之文，宗羲尚嫌不足，又于康熙二十二年七十四岁高龄之际，亲赴昆山藏书巨家徐氏传是楼，“细检传是楼所藏文集，复得《文案》所未备者三百余家”，“侵晨彻夜拔粹摭尤”，（徐秉义《明文授读序》）并将所选书借归旋里，“缀以红楮，第其甲乙，复还玉峰。宫詹先生命诸佐史茧纸录出，亲正豕鱼以寄。”（黄百家《明文授读序》）经增容后，宗羲将《明文案》重新进行了修订改编，并对各主要作家及大量文章进行了评说，又历八年寒暑，终于在八十二岁老病生年之际，完成了一代文章汇聚之煌煌巨著，并将《明文案》更名为《明文海》。宗羲从中朱笔圈选了精华文章，示其子百家就读。后康熙三十四年，百家和黄门弟子张锡琨一起将此选文整理增益和刊刻印刷，遂又有六十二卷的《明文授读》。

《明文海》是否由黄宗羲编定完成？世有疑义。《四库总目》采阎若璩之说，认为“辨此书体例，谓必非黄先生所编，乃其子主一所为”，由此得出“盖晚年未定之本”的结论。此说因是四库馆中权威引据阎氏所言，故世人多深信不疑，实阎氏原意并非如此。《潜邱札记》原文是：

昨如李太白所云：今日醉饱，乐过千春。然不为折福者，以一日之善得焉。请具陈之：第一，闻高论《椰经》、《珠经》只算得东坡《酒经》，入文集杂著类中，岂得标一目曰“经”，实以《椰经》、《珠经》乎？真不通！必非黄先生之本意也，主一为之。……第三，枕中思《明文授读》必不出黄先生之手，果出黄先生手，敢直标其父名黄尊素乎？

（卷五《与戴唐器》）

阎氏提出了两点质疑。对于第一点，《椰经》、《珠经》在《明文授读》卷六十二末“经”体下列此二文，阎氏认为不通，所疑正确。此二文

《明文海》是列入卷四百八十二“稗”类中，而无“经”之文体。由此可明阎氏所指是《明文授读》，也证其未见过《明文海》。对于第二点，应避家讳，阎氏质疑也有道理。在《明文海》中，黄尊素之名的确避家讳而题黄忠端，而《明文授读》刊本中题黄尊素，尊素二字缺末笔，也是一种避讳方式。阎氏两点质疑均以《明文授读》所发，而《四库全书提要》将其混淆于《明文海》，有失疏漏。《明文授读》虽由黄宗羲圈选，然编排却出自百家与锡琨之手，体例与《明文海》异。

二

《明文案》、《明文海》、《明文授读》有差异否？一般人们以为《明文海》仅是对《明文案》的增扩，而《明文授读》则是《明文海》的粹选，其实不尽然。它们之间还是有不少差异的。

第一，收录作者和篇数的差异。

《明文海》现存最早和最完整的本子是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清初抄本，尽管其已缺略九卷之多（后会详细介绍）。《四库全书提要》称其“搜罗极富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家”。现对全书统计，收录为七百三十余家，四千七百三十余篇。《明文案》因乾隆间被列为禁毁书，几近失传，现诸家目录不载。浙江图书馆藏有一部原嘉业堂藏清抄本相对较全，仅缺卷一百十五至一百二十四十卷，收有二千一百二十三篇。经对二书的比较发现，《明文案》存本中有三十二家三百九十余篇为《明文海》所无，作者分别是：汪静峰、吴伟业、王璞、朱子范、颜术、祝灏、文林、朱纨、杨瑀、金元忠、殷云霄、王九德、丰坊、孙隍、洪朝选、黎士弘、李夏庚、邓履中、王龙、吴绮、陈棐、张卤、马文升、余继登、李应升、周鏊、章正宸、史可法、徐石麟、王度、朱天麟、杨承鲲。黄宗羲在扩编《明文海》时，不仅是进行了增补，而且也同时进行了剔除。如对其父黄尊素删去一篇论、两篇记，对其弟黄宗会删去三篇论、两篇传、两篇祭、九篇序、两篇辨、三篇说、一篇问答，仅保留了一篇《思子赋》，并特写了评语：“震川《思子亭记》忽作

幻想，此只平叙自足，至情惨人。”《明文海》是彰一代之文，而非是借此炫自家之名声，著者改定时是有思考的。另遭删削的不乏大家作品，有杨维桢、戴良、苏伯衡、方孝孺、解缙、杨士奇、李东阳、陈献章、何景明、王世贞、李攀龙、归有光、钱谦益等。之中也有增补的，如钱谦益论文书信增入七篇，而删除文有二十一篇，等等。从二书内容变动中，可以看到著者在编《明文海》时对《明文案》作了取舍，并重新作了编排，使书变得更加宏博精到。

《明文授读》虽是宗羲圈定，但与《明文海》相较，却多出二十一家，八十一篇。这新增二十一家是：归庄、顾炎武、丰坊、叶逢春、丘维屏、王履、倪宗正、李邺嗣、李清、李应升、郑鄮、郑溱、周容、张自烈、孙爽、黄琬、熊开元、施邦曜、薛三省。增入原因，百家在《明文授读凡例》中有说明：“先遗献平日有尝称道其文而未见其集者，如归元恭、顾宁人诸公不一二数，不孝耿耿在怀，多方购索，谨敢私登数篇，亦先意也。”其中部分是百家增入的，也有的是张锡琨选补的。倪宗正《溪山岁月记》末有“百家记”云：“先遗献未见其文，今得其《小野集》。”周容《裁衣者说》末有“张锡琨记”云：“梨洲先生尝觅之而不得，近从友人处得文十余首，……因为补入。”

第二，三书在编排体例上的差异。

《明文案》二十四门：赋、奏疏、碑、颂、议、论、书、传、墓文、哀文、记、序、古文（铭、赞、箴、戒、原、辨、解、说、考、问答、文、诸体文）。

《明文海》二十八门：赋、奏疏、诏表、碑、议、论、说、辨、考、颂、赞、铭、箴、戒、解、原、述、读、问答、文、诸体文、书、序、记、传、墓文、哀文、稗。

《明文授读》二十九门：奏疏、表、论、议、原、考、辨、解、说、释、颂、赞、箴、铭、疏、文、对答、述、丛谈、书、记、序、碑文、墓文、哀文、行状、传、赋、经。

《明文案》分二十四门，已定框架。《明文海》作了三方面的改

进:其一,增加了四门,“诏表”是从奏疏中分离出来的,“述、读、稗”三门是新增而《明文案》无此内容的。其二,将“古文”总名去掉,直接分列各门,并在先后次序上稍作调整,如将“书、传、墓文、哀文、记、序”移后。其三,《明文案》各文下不再细分,以作者先后顺序编排,而《明文海》则在各门下进一步分细类,如“赋”下分“国事、时令、山川、吊古、哀伤、述怀、人事、居处、感别、闲情、赏鉴、音乐、仙隐、禽虫、花木、器物”十六类,每类再按作者先后排序,较之更显细微明晰。《明文授读》较《明文海》有所改变,少了“戒、读、诸体文、稗”四门,增加了“释、疏、丛谈、行状、经”五门。“戒、读”是因该类文章未收入,“释”在《明文海》是列于“解”中,“疏”列于“诸体文”中。因《明文授读》是据文章篇名来定体裁的,故对篇名中未言文体的则列名为“丛谈”。这种擅改有乖原意,甚至闹出笑话。“丛谈”之名未及“诸体文”来得恰当,尤其将《椰经》、《珠经》列为“经体”,致遭阎若璩讥诮。另《明文授读》在次序的编排上也作了改变,将书首之“赋”移到了书尾,而将“奏疏”冠首。

从三书的编排体列上可以得出,《明文案》、《明文海》分门次序的编排上除稍作调整外基本一致,是出自黄宗羲之手,而《明文授读》则出于百家和锡琨。

第三,黄宗羲在编明文总集之际,也陆续对各家文章进行了学术评价。其或批于眉间,或题于文后,或口述由百家等记录。在其歿后,百家对评语作了整理,将笔录评语、见之于诸明文集上的评语和《思旧录》、《明儒学案》等上有关评论一一录于《明文海》和《明文授读》各家文后,分别注明“先夫子曰”、“先夫子书某集”,以示区别,另自己又增加了“百家私记”数十条,锡琨也作记八条。这些评语今基本保存在浙图藏本和《明文授读》刻本中。经对此二书的统计,出自宗羲手口的有三百六十余条(不含《思旧录》、《明儒学案》),被评及作家多达二百四十五人。评语内容有三:一是对该文的评价,二是对该人文章的总体评价,三是对该人的生平介绍。百

家和锡琨之记仅限于第三类。这些评语是研究明代文学极珍贵的学术资料,反映了黄宗羲的文学思想,其价值并不逊于《明文海》本身。百家整理和保存之功同不可没。

三书中的评语情况有着差异。从《明文案》存稿中,仅见少量的眉批、圈点、校字。《明文海》除眉批外,又多了文末评语,计有二百条。《明文授读》的评语最多,有三百十余条,除却与《明文海》重复的七十余条外,尚多二百三十余条。从评语变化来分析,可以窥见,在编《明文案》时,点评只是零星个别的,到编《明文海》时,则是有意地来系统评论一代之文,尽管未达到逐家逐篇地评析,然有明主要作家都涉猎到了。评语多数是口述的,可能与其年高有关。“壬申(按:康熙三十二年,八十二岁)七月,某病几革,文字因缘,一切摒除,……暂彻呻吟,口授儿子百家书之。”(《明儒学案序》)百家对评语的整理也是逐渐的,《明文授读》中多出的,多数是尚未誊于《明文海》上的。可以说宗羲生前是完成了对明文评论的目的,百家也是将其父的评析全部反映出来了。

三

中国古代有烟海之文献留传下来,得益于印刷术。书经刊刻,一身化百,故难泯灭。然刻书不易,刻大书其尤。《永乐大典》、《四库全书》是如此,《明文海》也是如此。黄宗羲为前明遗民,宁作布衣,甘耐清贫,也不愿出仕清廷。他虽著书逾身,然无力刊刻,以至大量著作失传,成为永痛。宗羲嗜书如命,至老不释卷。其藏书楼“续抄堂”聚书十五万卷。他刻有一方藏书章:“忠端是始,梨洲是继。贫不忘买,难不忘携,老不忘读。世世代代,鉴此心曲。”他曾感叹:“读书难,藏书尤难,藏之不散则难之难矣。”(《天一阁藏书记》)其书的命运也未逃脱此难。其藏书遭遇两大厄:“垂老遭大水,卷轴尽坏”;身后于康熙五十二年遭回禄,“遗书仅存五分之一”,残余之书被慈溪二老阁郑性用船载归。(见全祖望《二老阁藏书记》)黄宗

羲著作也作星散,其中《明文案》稿本为万言所得,《明文海》稿本无考落于何人之手,二书残稿于民国时流入萧山朱鼎煦别宥斋,1979年朱家捐赠天一阁。庆幸的是,历尽沧桑,《明文海》终有抄本流传了下来,并基本保存了原貌。今《明文海》存有一天一阁藏二十六卷残稿、《四库全书》抄本、浙江图书馆藏抄本、国家图书馆藏抄本、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。下就各本情况作一介绍。

天一阁藏稿本。残六册,二十六卷,二百三篇。各册除抄录外还插有原刻本。毛装。无栏白纸间乌丝栏竹纸。每页十行、十一行不等,每行约二十字左右。书内有黄宗羲和黄百家校评。骆兆平先生《书城琐记》有详述,此不赘。

浙江图书馆藏清初抄本。一百二十五册。十行二十五字,无栏,无页码。目录分抄于各册之首。书中偶有朱墨校字,墨笔校于原字旁,笔迹与抄文同,系抄者改。朱笔校于原字上,笔迹异,如“曆”改“歷”,“丘”改“邱”等;又文中有钱谦益之名处,均用墨笔涂去,二者系乾隆后改。篇末有评语,字迹与抄文同,也为转录。

版本鉴定:纸张,原纸上有“荆川太史纸”朱蓝印记,纸色老黄,与清初纸类。避讳,“玄”字少数缺末笔,多数不缺;“胤”字“弘”字均不缺笔,“曆”字余都不避,惟有一处似避。卷四百五十三董复亨《大学士对南山阴王墓志铭》中有一处题“万歷”。按常规经验,当以避乾隆讳论,但疑点难明:为何他处皆不避而此处独避?细阅该文,“諛弘”、“泫然”并未见避,同出一手,岂不矛盾?又见文中另有一挖改过“万曆”未避,才恍然“歷”字是误写别字,一处经改,一处未改。综合来定,此本当抄于康熙间。书无藏家印章,故难知流传渊源。浙图于1954年7月得自浙东奉化孙鹤皋天孙阁。嘉庆中余姚五桂楼藏书家黄澄量欲得《明文海》,派诸如授前往续抄堂黄家逯录此书。诸氏有记:“今黄氏续抄堂所藏抄本无总目,且首编《南都赋》缺数页,墓文缺四百六十一至六十四共四卷,卷末稗说缺数篇。”(诸抄《明文海目录序》)因卷帙浩繁,诸氏仅录回目录四卷。

此说与浙图藏本吻合。首册缺目录,首篇《南都赋》缺数页,末册有破损缺页,止卷四百八十一《崖鸡》,据册前目录,卷四百八十一共有七篇,尚缺蒋德璟《椰经》、《珠经》,许白昌《漫录》三篇,又缺卷四百八十二宋楸澄《李福达》、杨铨《随笔》、佚名《陶真人》、《侠客》、《分宜》、《海中介》、《徐文长》、《徐芳杂记》八篇。中缺墓文类卷四百六十一至四百六十四,另缺书类卷一百八十四至八十七(此四卷诸文漏记,其抄目录中亦缺),共记八卷。诸文还言及抄本中有校改文字,也与浙图本相吻合。从众特征判断,浙图本盖即是续抄堂本。此本首尾二册被磨损,(首册《南都赋》前衬有空白另纸可知此抄本原不缺),中间书、墓文各缺一册。册缺时间在乾隆编《四库全书》之前。以上缺略仅是明显之处,而在校勘该目时,发现册前目有而文缺者有十五篇,分别是:

1. 徐渭《前破械赋》(卷四十七)
2. 童轩《七政左旋赋》(卷一百一十一)
3. 赵汸《象山先生赞》(卷一百二十五)
4. 薛甲《学庸疑义五条》(卷一百二十九)
5. 瞿汝稷《格物训一》(卷一百二十九)
6. 瞿汝稷《格物训二》(卷一百二十九)
7. 沈懋孝《易学义例七条》(卷一百二十九)
8. 刘文卿《格物致知义》(卷一百三十)
9. 顾彦夫《经疑》(卷一百三十)
10. 郑之惠《西汉文序》(卷二百二十八)
11. 顾起元《自序》(卷二百六十七)
12. 王恪《序葫芦生子》(卷三百五)
13. 刘宗周《黄母姚淑人五十寿序》(卷三百二十六)
14. 祝允明《唐子畏志》(卷四百三十六)
15. 王锡爵《王弼洲碑》(卷四百三十七)

中《前破械赋》、《象山先生赞》两篇《四库》本和涵本有,为后佚,余

皆无，所失较早。从《明文授读》中收录《唐子畏志》、《王弼洲碑》、《序葫芦生子》得知此有目无文之篇应是收入《明文海》中的，而非删却的。

浙图本是现存最早、最全且有评之抄本，为诸抄本之祖，《四库全书》本和其他抄本皆出自于此，且缺得更多。

《四库全书》本。乾隆间编《四库全书》，清廷对全国藏书进行了全面征搜，两淮盐政觅到了一部抄本进呈，馆臣即将此书收揽入全书之中。随之继起的“禁书运动”，晚明著作被胪于重点禁毁之列，明文总集自然难逃文网，《明文案》也遭落“全毁书”彀中。《明文海》稍为幸运，受馆臣护持，未遭灭顶之灾而保全下来，但仍难逃抽毁之厄。

今检文渊阁本，全书著录四百八十卷，与浙图本相较，中书类、墓志类八卷内容均缺，今见所谓卷数不缺者，只是将他卷中书分出若干篇填于空卷以充全。若无浙本，后人则误认其为原貌。其卷四百八十一、四百八十二两卷全缺，较浙图本少张维枢《静观轩琐言》、《观静轩琐言》，祁承燦《书万元彦数》，赵统《崖鸡》四篇。另四库本十余篇缺作者，如《阡陌辨》缺田汝成，《五死篇》缺李贽，《答武梦符》缺李世熊，《与汤海若》缺袁黄等等。又作者也有一些差异，如《陈耆仲近艺序》、《代耕篇序》四库本作姜周，而《明文海》、《明文案》皆作黎遂球；《顾云屋墓铭》四库本署赵吉，浙图本和《明文案》皆为赵抃谦等等。又书名也有不同，如罗伦一文浙图本著《谏夺情疏》（卷四十九），四库本作《扶持纲常疏》；浙图本王守仁《复思田疏》（卷五十），四库本《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远疏》；浙图本文征明《会稽双义祠碑》，四库本缺“义”字；浙图本张宁《虞文靖公并白云先生门人与张率性书解》（卷一百二十七），四库本《许白云求志解》等等。四库本另一重大缺陷是无评语。以此而辨，四库本源自浙图本，为后来之传抄本。

四库本《明文海》的删改是触目惊心的。对照浙图本，被删

改作者竟达一百四十一人,一千一百余篇,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。列表如下:

作者	删篇	禁毁书目	作者	删篇	禁毁书目
方应祥	6	全	许闻造	2	全
方应选	2	抽	王云凤	1	无
方震孺	3	全	王稚登	3	全
方孝孺	1	有讳语	王宗沐	12	全
席 书	1	无	王好问	5	全
康 海	1	无	王锡爵	19	全
唐时升	14	全	夏树芳	1	有讳语
唐 肃	1	无	丁元荐	1	全
文震孟	3	浙查	于慎行	2	抽
文德翼	11	全	栗应宏	1	无
文翔凤	5	全	张 燮	13	全
章 懋	1	无	张 鼎	18	全
谭元春	1	应缴	张维枢	2	无
刘日升	1	全	张 岳	1	无
刘文卿	2	抽	张 采	6	全
刘宗周	6	全	张 溥	3	全
郭造卿	1	无	张大复	6	全
郭正域	8	全	张凤翼	13	全
张居正	3	无	李 贽	12	全
张 恒	2	全	李日华	1	全
马 龙	2	无	袁 黄	36	全
邓元锡	2	无	袁中道	20	全
邢 侗	1	无	姚希孟	1	全
尹民兴	2	无	董应举	8	全
孙 矿	3	全	董传策	2	无
焦 竑	26	全	董其昌	1	全

童正伦:《明文海》的编纂与传本

倪元璐	21	全	范景文	1	全
何乔新	5	浙查	艾南英	22	全
何乔远	44	全	萧士玮	1	全
何 白	6	全	葛 芝	3	全
何宗彦	1	无	薛应旂	2	外毁
熊人霖	1	全	薛 甲	2	无
傅占衡	27	全	黄云师	2	全
伊俊卿	1	无	黄尊素	10	全
朱长春	13	全	黄道周	1	应缴
魏呈润	5	全	黄凤翔	9	全
邱兆麟	1	无	黄 辉	11	全
邹元标	22	全	赵维寰	1	全
解 缙	1	有讳语	赵南星	37	全
黎遂球	15	全	赵时春	6	无
侯方域	11	全	赵用贤	1	全
徐应雷	1	无	赵贞吉	1	全
徐必达	3	全	蔡 清	5	全
徐 波	1	全	杨循吉	1	浙查
徐 渭	1	抽	杨 涟	2	全
徐奋鹏	1	全	杨嗣昌	1	全
徐 芳	19	全	胡胤佳	1	全
徐世溥	13	全	费元禄	6	全
徐时进	5	全	曹学佺	2	全
官抚辰	5	全	吴伯与	1	无
宋懋澄	19	全	吴道南	5	全
沈一贯	12	全	吴国伦	1	无
沈守正	5	全	叶向高	10	全
沈寿民	1	全	叶 灿	3	全
沈懋孝	64	全	瞿汝稷	2	抽

祝以黼	6	无	瞿九思	10	全
冯琦	2	全	顾彦夫	1	无
冯时可	2	全	顾大韶	12	全
李流芳	1	浙查	顾起元	27	全
李三才	1	无	陈于陞	1	抽
李世熊	32	全	陈宏绪	7	全
陈懿典	7	全	周应宾	1	全
陈仁锡	14	全	周宗建	1	全
陈继儒	17	全	欧大任	13	全
陈龙正	7	全	金幼孜	1	有讳语
陈九川	1	无	曾异撰	25	全
陆粲	1	无	钟惺	20	全
陆楫	1	无	钱谦益	71	全
屠中孚	1	有讳语	郑之玄	21	全
陶望龄	15	全	娄坚	32	全
周思兼	1	无			

(注:全:《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》

抽:《军机处奏准抽毁书目》

浙查:《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》

外缴:《外省移咨应毁各种书目》

应缴:《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》

以上见《清代禁毁书目》)

分析被删原因大致有:

一、以人废言。近百家文章是遭到了全删,占删人数三分之二以上,篇数更占据百分之九十以上。这些人的作品不论内容是否有违碍,只要上了《全毁书目》,勿论是否有讳,一律被毙。如此疯狂砍杀,已与《四库全书》收录之准则相乖,殊属抵牾可笑。刘宗周仅《刘念台奏疏》入《全毁书目》,而《四库全书》则将其《论语学案》等六种收录四库或入《存目》,尤其是《刘蕺山集》为收入之书,然《明文海》中其奏疏外文却遭全删。又如王宗沐《阅视三镇录》入

《全毁》，而《存目》收其《敬所文集》等二种，《明文海》却全删其文。又张凤翼《处实堂集》为抽毁书，入《存目》，《明文海》却变成全删。诸如此类很多，例不胜举。这与乾隆多次“铲除务尽”严令重校重压下，编辑者战战兢兢采取宁严勿宽以避祸及身的态度不无关系。多少优秀篇章成了清廷文字狱的刀下之鬼。

二、内容有讳。张居正《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》述夷狄纳贡事，《与张心斋计东虏款贡》（卷一百八十一）言及“东虏”、“西虏”被禁。何乔新《跋闽人余应诗》中，因有“三百年来龙凤裔竞随之左衽”（卷二百六十六）句遭删。赵贞吉《与赵浚谷中丞书》中有“即如我华夏国之北有一部鞑靼种，落日欲蹂我疆土，掳杀我人民也。公束发以来即思以长弓大矢灭此北界虏族”（卷二百八）语而致芟，于慎行《贺中丞邱泽公征倭功成序》（卷二百八十四）内见“岛夷”、“华夷”字眼而受剔。明称女真“东夷”，故清朝对夷字讳莫如深，此文中夷指倭寇，也竟不免。方孝孺《题桐庐二先生墓文后》有“篡臣女主，夷狄也。”也遭全文封杀。

三、因所言书禁。薛应旂《宋元通鉴序》、《宋元通鉴义例》因《宋元通鉴》一书是陈仁锡评本为禁本而遭删。邓元锡《函史序》因该书入禁书列而删。

四、因所言人禁。夏树芳《王百谷先生诔》因王稚登书入《全毁》而删。

五、因残缺而删。董传策《伶俐水记》、《石泂说》二篇浙图本缺文甚多，四库本删去。董传策余篇皆收。

四库本多次遭审，删改至严，然却有该删而未删者。1)如李贽《五死篇》（卷一百四十六）同处两篇被删而此篇因阙名未删；袁黄《与汤海若》（卷一百九十一）也因阙作者而存。李世熊《畸人传序》、《名士传序》、《忠义传序》均相同。2)黎遂球《陈耆仲近艺序》、《代耕编序》（卷三百九）因作者署姜周而保存。

在四库本《明文海》的删篇中，我们发现尚有不少不见于《禁毁

书目》,计约三十种,中多数并未有讳,如祝以黜、赵时春多篇全删,可证《禁毁书目》尚有大量禁书未有涵盖。

今发现河南省图书馆藏有《明文海》文渊本撤出二册残卷,删换存五十四篇,涉及七卷内容。删况从中可见端倪。例:卷七十七,删有徐时进二篇,叶向高一篇,另赵南星一篇为后删。又卷二百二十八中陈仁锡两篇撤稿无,同为后删。此证明《明文海》是经过多次删改,而此撤本为早先删本。内容上的删有:卷七十四祝允明《孔子庙堂续议》中删扬雄语“在夷狄则进之,倚门墙则麾之”。马一龙《毁文庙塑像议》删三页。卷七十五顾清《服制私议》亦有删文。以上仅见一鳞半爪,全书删改尚又不知凡几。

四库本较浙图本不但删篇巨大,已远去《明文海》原貌,更是删却黄宗羲评语,使此后本尽失此重大价值文献。对于四库本《明文海》,已无多少价值可言,只留下清廷专制制度对文化剿杀的罪证而已。

国家图书馆藏本。此为涵芬楼原藏本。九行二十一字,四周双边,玄、胤、弘缺末笔,琰字不缺。著录四百八十卷,卷四百八十一、四百八十二著“原阙”,内容至《崖鸡》,与浙图本同,其中卷四百八十一所残四篇移入卷四百八十。卷一百八十四至一百八十七、四百六十一至四百六十四八卷缺,与四库本同系别卷移入。黄宗羲等评语无。从内容看,涵本也多处遭删削,以浙图本计,有四十四人,一百五十九篇。删削情况如下:所删内容皆四库本删削的,不过人数篇数远较之为少,除钱谦益、侯方域、李贽等全删外,黎遂球、黄尊素、艾南英、陈仁锡等多数篇章被保留,又邹元标、郭正域、刘宗周、袁黄、沈懋孝等四库本全删的竟未入删列。

在浙图本、四库本、涵本异同的比较中,四库本与涵本多一致。浙图本桑悦《吊贾生赋》(卷十九),四库本、涵本皆《吊贾太傅赋》。文征明《会稽双义祠碑》(卷六十九),四库本、涵本均缺“义”字。俞大猷《议日本贡夷》(卷八十一),四库本、涵本都删“夷”字。《施敬

辨》(卷一百十七)著者赵统,四库本、涵本均作马统。李贽《五死篇》,四库本、涵本均题“阙名”等等。在篇目顺序的差异上,四库本、涵本一致。

综上判断,涵本当抄自乾隆间,与四库本同出一源,很可能即抄自四库底本。两书为何删削有多有少?因四库本是经过后重校时多次删改的,力度和幅度远较前甚。四库底本可能是“禁书运动”时抽毁的面貌。1987年中华书局据涵本景印出版,所缺篇章据浙图本进行了补配。止此,《明文海》历三百年风霜终于有印本显世,黄宗羲地下有知,当以掀髯称快矣。遗憾的是此版采用了涵本作底本,编排上已非原貌,仍忽略了极其珍贵的评语。

上海图书馆藏抄本。系清后期抄,内容与四库本同,抄自四库本。勿作多研。

此外湖南省图书馆藏有清顾氏艺海楼抄本残卷十七卷,内容未有补阙,略之。

《明文海》是黄宗羲晚年完成费时最多并倾尽心血的一部编著,也是其对中国文化主要贡献之一。它是继《文选》、《唐文粹》、《宋文鉴》、《元文类》之后在历代文学总集史上的又一座丰碑。值得指出的,此是以布衣私家之力编成的巨帙,更显难能可贵。黄氏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艺术观点于兹最多。在经历生前生后水火二灾,乾隆间禁书运动的厄运,终有抄本将其基本面貌保存下来。浙图藏本是最早最全有评之抄本,而四库全书本则已删得面目皆非,世人当慎。遗憾的是其中缺残九卷半之文于今未审下落,世间或有存其目录?抑已成广陵散?我们期待着……

作者工作单位:浙江省图书馆